

腊 叶

鲁 迅

灯下看《雁门集》，忽然翻出一片压干的枫叶来。

这使我记起去年的深秋。繁霜夜降，木叶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枫树也变成红色了。我曾绕树徘徊，细看叶片的颜色，当他青葱的时候是从没有这么注意的。他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我自念：这是病叶呵！便将他摘了下来，夹在刚才买到的《雁门集》里。大概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罢。

但今夜他却黄蜡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复似去年一般灼灼。假使再过几年，旧时的颜色在我记忆中消去，怕连我也不知道他何以夹在书里面的原因了。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地，更何况是葱郁的呢。看看窗外，很能耐寒的树木也早经秃尽了；枫树更何消说得。当深秋时，想来也许有和这去年的模样相似的病叶的罢，但可惜今年竟没有赏玩秋树的余闲。

我看见美国在舞蹈

邓 肯

沃尔特·惠特曼热爱美国的未来，他曾预言：“我听见美洲在歌唱。”我也能想象得到惠特曼听到的雄壮的歌声，如太平洋汹涌的波涛，越过平原飞扬。这是包括儿童、青年和男男女女的大合唱，这是歌颂民主的大合唱。

当我读到惠特曼的这首诗的时候，我在想象中仿佛看到美国在跳舞。这个舞蹈足以确切表现他听到美国在歌唱时的那种歌声。这个音乐具有一种伟大的节奏，就像落基山那样使人振奋，那样气魄宏伟，那样错落有致。它完全不同于轻浮淫荡的爵士乐节奏，它倒像颤抖着的美国灵魂在奋勉向上，努力通过劳动达到和谐的生活。我在想象中看到的这种舞蹈，也没有任何狐步或者查尔斯顿舞的痕迹——倒像是儿童活泼跳跃的步伐——跃向高峰，向未来的伟大成就，跃向足以表现美国的伟大生活的新境界。

我时常琢磨，美国会不会产生一个作曲家，他将倾听到惠特曼的美国歌声，他将创造出真正的美国舞蹈音乐，其中不包含爵士乐节奏——其中没有扭摆屁股的节奏，只有来自灵魂的此世寓所。它飞扬在表现广阔天空的星条旗上，在这广阔的天空下面，一望无垠的是那辽阔的国土，从太平洋经过大平原，越过内华达山脉，越过落基山，直到大西洋。我祈求你，年轻的美国作曲家，为表现惠特曼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的美国的舞蹈创作音乐吧！

谁要是相信爵士乐节奏能表现美国，在我看来都是荒谬的。爵士乐的节奏表现的是原始野人。美国音乐应该与它不一样，还

有待于创造。现在还没有作曲家把握住了这种美国的节奏——它对于大多数人的耳朵来说是过于雄伟宏大了。但是，总有一天，它会从广阔的大地里迸发出来，会从无际的天空中如雨倾泻，通过把混乱变成和谐的、一种气魄无比宏伟的音乐，把美国表现出来。而那些长腿的容光焕发的美国青年们将随着这种音乐翩翩起舞，不是像查尔斯顿舞那样猿猴似的乱摆乱动，而是一种非常显著的鼓舞上进的动作，飞升直至超出金字塔巅，超出希腊的雅典娜神庙，表现出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美和力。

这种舞蹈没有芭蕾舞那种无聊媚态；没有黑人舞蹈的刺激感官的痉挛动作，它是纯净的。我看见美国在舞蹈，她一只脚踏在落基山峰之巅，双手张开，从大西洋伸向太平洋，美丽的头部向上昂起直指霄汉，头戴千百万颗星星组成的金冠，光芒万丈。

亨利·福特表示过一个愿望，就是福特城所有的孩子都得跳舞，他不赞成现代舞。说让他们去跳老式的华尔兹、玛祖卡和小步舞吧！然而，古老的华尔兹和玛祖卡是表现病态的多愁善感的浪漫情调的，而我们现在的青年已经成长发展，超过了这类玩意了；小步舞则是表现路易十四时代的朝臣们给大长裙曳地的贵妇人们大献殷勤的奴才相的，这些动作跟美国的青年有什么相干呢？福特先生难道不知道，人的动作和语言一样，是富于表现力的吗？

我们的儿童为什么应该弯曲膝盖去跳那过于挑剔、过于讲究的奴颜婢膝的舞——小步舞？为什么应该糊里糊涂地快速旋转，跳那装出多愁善感的华尔兹呢？还不如让我们阔步前进，大跳大蹦，昂首挺胸，大张双臂，跳出我们的开拓者的语言；表现我们英雄们的坚忍不拔；表现我们政治家的大公无私、宽厚仁慈、纯洁清白；表现我们的母亲心中洋溢的爱和柔情。当美国的孩子们这样跳舞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美丽的人，无愧于最伟大的国家美名的人。

美国舞蹈一定会是这样的。

一只鸟又飞走了

林清玄

忙碌与悠闲

我和儿子坐在仁爱路安全岛的大树下喂鸽子，凉风从树梢间穿入，树影婆娑，虽然是夏日的午后，也感到十分凉爽。

我对儿子说：“如果能像树那么悠闲，整天让风吹拂，也是很好的事呀！”

儿子说：“爸爸，你错了，树其实是非常忙碌的。”

“怎么说？”

儿子说：“树的根要深入地里，吸收水分，树的叶子要和阳光进行光合作用，整棵树都要不断地吸入二氧化碳，吐出氧分，树是很忙的呀！”

我看到地上的鸽子悠闲地踱步，想到鸽子其实是在觅食，也是很忙的。

当我把玉米撒在地上的时候，悠闲的鸽子就忙碌起来了。

我想到，如果我们有悠闲的心，那么所有心碌的事情都可以用悠闲的态度来完成。

大和小

一位朋友谈到他亲戚的姑婆，一生从来没有穿过合脚的鞋子，常穿着巨大的鞋子走来走去。

儿子晚辈如果问她，她就会说：“大小鞋都是一样的价钱，为什么不买大的呢？”

每次我转述这个故事，总有一些人笑得岔了气。

其实，在生活里我们会看到很多姑婆，没有什么思想的作家，偏偏写着厚重苦涩的作品；没有什么内容的画家，偏偏画着超级巨画；经常不在家的政治商人，却有非常巨大的家园。

许多人不断地追求巨大，其实只是被内在贪欲推动着，就好像买了特大号的鞋子，忘了自己的脚一样。

不管买什么鞋子，合脚最重要，不论追求什么，总要适可而止。

一只鸟又飞走了

儿子小时候，每次吵闹，我就拿起电话筒拨 117 给他听。117 是报时台，会不断播报时间，每 5 秒一次。儿子的好奇心很强，一听报时台就停止哭闹了。很久以后，有一次他听报时台，满脸疑惑地问我：“为什么电话里的鸟都飞来飞去，有时候多一只鸟，有时候少一只鸟？”

我把电话来听，电话里播着：“下面音响十一点五分五秒……下面音响十一点六分零秒……”

原来，儿子把“秒”听成“鸟”，“十一点五分五鸟，十一点六分零鸟”，这不是非常奇怪吗？

安 之

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有一个方外知己佛印禅师。有一天两个人在杭州同游，东坡看到一座峻峭的山峰，就问佛印禅师：“这是什么山？”

佛印说：“这是飞来峰。”

苏东坡说：“既然飞来了，何不飞去？”

佛印说：“一动不如一静。”

东坡又问：“为什么要静呢？”

佛印说：“既来之，则安之。”

后来两人走到了天竺寺，苏东坡看到寺内的观音菩萨手里拿着念珠，就问佛印说：“观音菩萨既然是佛，为什么还拿念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佛印说：“拿念珠也不过是为了念佛号。”

东坡又问：“念什么佛号？”

佛印说：“也只是念观世音菩萨的佛号。”

东坡又问：“他自己是观音，为什么要念自己的佛号呢？”

佛印回答道：“那是因为求人不如求己呀！”

这个简短的禅宗公案，给我们一些深刻的生活哲学，就是“一动不如一静”、“既来之，则安之”、“求人不如求己”。这三个从生活里来的智慧，其实是一贯的相通的，它是说：只有在宁静平安的心境里，人才会生出更清澈的智慧，不至于因生活的奔波在红尘里迷失。

如何才能求到宁静平安的心境呢？

答案是“求人不如求己”。

我们求人的地步愈少，依赖人的地方愈少，我们就更能看清人间世相，维持一种平安欢喜的心情。观世音菩萨念自己的佛号得大自在，我们如果每天多一分反观自照，我们就会多一分自在。而一个自在的人，就会像古代的禅师触机都是智慧，那是由于他心有所安，包容广大万事万物自然都有一个智慧的定位了。

到别处爬起来 外一篇)

罗 兰

很佩服某些人的毅力，他们说：

“在哪里跌倒 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在哪里跌倒，还要在哪里再爬起来，岂不是加倍困难？

我说，在这里跌倒，就赶快到别处爬起来。

兴致勃勃搞一门生意，结果一败涂地，为什么还要跟自己作对，强撑下去？搞另一门生意好了，这一门生意也许不适合你。

参加短跑，跑来跑去也不过是第三、第四名，永远有人比你跑得快，那为什么还要死赖参加短跑呢？去跑长途好了，说不定你的天分是跑长途。

老板不赏识你，何必付出双倍努力来博他好感呢？无论做什么，他都不会喜欢你的那一套，与其希望云开见月明，倒不如另觅明主。

在某个地方被人羞辱，何必硬要在他们面前爬起来？让人看到你拼命爬起来，也是很难堪的，倒不如到别处爬起来，再向他们示威。

这个男人对你不好，何必偏偏跟命运斗气，硬要感动他呢？赶快到别处去，或者有一个比他好十倍的男人。

说“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的人太傻了，在那里跌倒，到别处爬起来，实际得多。

四狗去三狗回

Y 君喜欢收养流浪狗。某天，他在街上发现一头患严重皮肤病

的小狼狗，小狼狗可怜兮兮，身上脱毛，尾巴溃烂，差不多要死了，Y把它抱回家里，悉心照料。

在Y的爱心栽培下，小狼狗重获新生，皮肤病痊愈，身上长出的毛比以前亮丽，身体强壮，步态优美，回复自信心，差不多可以去参加狗展。

Y在它身上放的心血最多，所以在四头饲养的狗之中，最爱这一头小狼狗。

一天晚上，Y一如往常，让四头狗自己出去跑步，结果四头狗出去，只有三头狗回来，小狼狗不见了。Y连夜在村内找寻，也找不到这头小狼狗，听说村内有人偷狗，Y四处张贴寻犬告示，小狼狗音讯渺然，他知道它永远不会回来了。

Y提起小狼狗，仍然掩不住难过之情。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你失去的，必然是你曾经最用心去爱的一个人。

你失去的，必然是你的心血和杰作。

你失去的，必然是你最不想失去的东西。

这个故事还有第二个教训：永远不要栽培你所爱的男人或女人。你把他或她栽培得太好，结果只有两个——他从此看不起你或他给人偷了。

敬畏生命（外一篇）

张晓风

那是一个夏天的长得不能再长的下午，在印第安那州的一个湖边，我起先是不经意地坐着看书，忽然发现湖边有几棵树正在飘散一些白色的纤维，大团大团的，像棉花似的，有些飘到草地上，有些飘入湖水里。我当时没有十分注意，只当是偶然风起所带来的。

可是，渐渐地，我发现情况简直令人吃惊。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些树仍旧浑然不觉地，在飘送那些小型的云朵，倒好像是一座无限的云库似的。整个下午，整个晚上，漫天漫地都是那种东西。第二天情形完全一样，我感到诧异和震撼。

其实，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类种子是靠风力靠纤维播送的，但也只是知道一条测验题的答案而已。那几天真的看到了，满心所感到的是一种折服，一种无以名之的敬畏。我几乎是第一次遇见生命——虽然是植物的。

我感到那云状的种子在我心底强烈地碰撞上什么东西，我不能不被生命豪华的、奢侈的、不计成本的投资所感动。也许在不分昼夜的飘散之余，只有一棵种子足以成树，但造物者乐于做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

我至今仍然在沉思之际想起那一片柔媚的湖水，不知湖畔那群种子中有哪一颗种子成了小树？至少，我知道有一颗已经成长。那颗种子曾遇见了一片土地，在一个过客的心之峡谷里，蔚成荫，教会她，怎样敬畏生命。

高处何处有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位老酋长正病危。

他找来村中最优秀的三个年轻人，对他们说：

“这是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了，我要你们为我做最后一件事。你们三个都是身强体壮而又智慧过人的好孩子，现在，请你们尽其可能的去攀登那座我们一向奉为神圣的大山。你们要尽其可能爬到最高的、最凌越的地方，然后，折回头来告诉我你们的见闻。”

三天后，第一个年轻人回来了，他笑生双靥，衣履光鲜：

“酋长，我到达山顶了，我看到繁花夹道，流泉淙淙，鸟鸣嚶嚶，那地方真不坏啊？”

老酋长笑笑说：

“孩子，那条路我当年也走过，你说的鸟语花香的地方不是山顶，而是山麓。你回去吧！”

一周以后，第二个年轻人也回来了，他神情疲倦，满脸风霜：

“酋长，我到达山顶了。我看到高大肃穆的松树林，我看到秃鹰盘旋，那是一个好地方。”

“可惜啊！孩子，那不是山顶，那是山腰。不过，也难为你了，你回去吧！”

一个月过去了，大家都开始为第三位年轻人的安危担心，他却一步一蹭，衣不蔽体地回来了。他发枯唇燥，只剩下清炯的眼神：

“酋长，我终于到达山顶。但是，我该怎么说呢？那里只有高风悲旋，蓝天四垂。”

“你难道在那里一无所见吗？难道连蝴蝶也没有一只吗？”

“是的，酋长，高处一无所有。你所能看到的，只是你自己，只有‘个人’被放在天地间的渺小感，只有想起千古英雄的悲激心情。”

“孩子，你到的是真的山顶。按照我们的传统，天意要立你做新酋长，祝福你。”

真英雄何所遇？他遇到的是全身的伤痕，是孤单的长途，以及愈来愈真切的渺小感。

为他有那样的敌人而爱他

李 敖

有的人吸引人，并不全靠他本人吸引人，有时候，因为他有了受人讨厌的敌人而变得吸引人。

一个外国的竞选笑话说：一个当选者，道出当选的内幕，原来是：“认识对方的人，都投我的票；认识我的人，都投他的票，认识他的人比较多 所以我当选了！”

可见真正帮一个人大忙的，有时候不是自己，不是朋友，反倒是敌人。

《孟子》里说替深水赶鱼进去的，是水獭；替茂林赶鸟进去的，是猎户；替汤武制造拥护者的，是桀纣。反过来检讨：鱼不一定要去深水，鸟不一定要进茂林，老百姓不一定要拥护汤武，汤武也不一定高明到哪里去。

真正的原因可能很简单：鱼儿水中游，鸟儿天上飞，只不过盼你不要惹它讨厌，你惹他讨厌，就会有人捡便宜。真正的问题在你，不在他。

炎 樱 语 录

张爱玲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n no armful.”）

关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炎樱描写一个女人的头发，“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

炎樱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有人说：“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说：“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

炎樱买东西，付账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吧。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告诉她附近那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中国人有这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她这种大胆，任何以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炎樱也颇有做作家的意思，正在积极学习华文。在马路上走着，一看见店铺招牌，大幅广告，她便停住脚来研究，随即高声读出来：“大什么昌。老什么什么。‘表’我认得，‘飞’我认得——你说‘鸣’是鸟唱歌？但是‘表飞鸣’是什么意思？‘咖啡’的‘咖’是什么意思？”

中国字是从右读到左的，她知道。可是现代的中文有时候又是从左向右。每逢她从左向右读，偏偏又碰着从右向左。中国文字奥妙无穷，因此我们要等这位会说俏皮话，而于俏皮话之外还有使人吃惊的思想和的文人写文章给我们看，还得等些时。

受贿缘由

柯罗连科

1849 年，父亲就任日托米尔县城的法官。城里各界人士的代表都“照老规矩”带着礼物来拜访父亲。父亲起初很客气地辞谢。第二天代表们带着更多的礼物又来拜访，这回父亲对他们的态度就粗暴起来。第三次他竟毫不客气地用拐杖把“代表们”赶了出去。那些人就带着惊骇的表情挤在门口。后来，人们认识了父亲的行为，就都对他怀着深切的敬意。从小商人起直到省长，大家都承认，没有一种力量可以使这法官违背良心和法律，然而，他们又认为，假使这法官能够接受适度的“谢意”，那么，在他们看来就更容易理解，更普通，而且“更近人情”了。

县法院里有一件讼事，是一个富裕的地主同他的一个穷亲戚打官司。地主是一个豪绅，交际极广，家产宏富，势力很大，他就大肆运用他这些手腕。那亲戚是他的寡嫂，大家都预言她要失败，因为这案件毕竟是很复杂的，法院方面也受到压迫。那个地主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最初两次，地主的态度很威严，然而很谨慎，父亲只是冷淡而严正地撇开他的话头。但是到了第三次，他大概直接提出了，父亲勃然大怒，用一些很不客气的话把那地主骂了一顿，并且边骂边敲手杖。地主满面通红，大为愤怒，带着威胁的态度离开父亲，钻进自己的马车走了。

那寡妇也来拜访父亲，虽然父亲并不喜欢这种访问。这个被压迫而又怯懦的寡妇哭丧着脸，走到我母亲那里，对她讲了些话，哭起来。这个可怜的人总觉得她还应该向法官诉说些话。那大概都是些不必要的话，父亲只是对她挥挥手，说出他在这种时候惯

说的一句话：

“唉，病人请教庸医，一切都照法律办！”

结果，那寡妇打赢了官司。大家都知道，她的胜诉全仗父亲的铁面无私。参议院不知怎的意外迅速地批准了判决，于是那个贫寒的寡妇立刻变成了一个富裕的地主。当她再一次来到我们家里的时候，是坐着马车来的，大家都很难认出她就是从前那个贫穷的请愿者。她的丧服期满了，她竟仿佛年轻了些，满面是欢乐和幸福的光彩。父亲很殷勤地接见她，怀着我们对于受到我们许多恩惠的人通常发生的那种好感。但是，在她请求“密谈”之后，她也立刻红着脸，淌着眼泪从书房里走出来。这个善良的女人知道，她的境况的变更全仗这位贫穷的跛子的铁面无私，或者竟有赖于他在公务上的一种英勇行为，但是她毫无办法用实物对他表示感谢。这使她悲伤，甚至感到委屈。第二天她来到我们家里，当时父亲办公去了，母亲偶然出门去了，她带来各种衣料和物品，堆满了客堂里的家具。她又叫我的妹妹过去，送给她一个大洋娃娃，洋娃娃穿得很漂亮，有一双淡蓝色的大眼睛，把她放下睡觉的时候，她的眼睛会闭上。

母亲回来看见了这许多礼物，大吃一惊。当父亲从法院回来的时候，家里顿时骚乱起来。父亲骂那寡妇，把衣料丢在地上，埋怨母亲。直到门口出现了一辆车子，所有的礼物都被堆在车子上面送回去了的时候，父亲才安静下来。

然而，轮到要追回洋娃娃的时候，妹妹坚决抗议，她的抗议异常动人，父亲几次试图未遂，终于让了步，虽然很不满意。

“为了你们，我终于贪污受贿。”他忿怒地说着，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油漆未干

陈香梅

是星期六的早上。明天家里请客，我把一切都准备妥当，正准备到理发店去整理头发，门铃响了，来的是油漆匠。我已雇请了他三个星期。他早不来迟不来，今天我把一切收拾妥当，这位仁兄却优哉游哉地来了。不让他进来吧，可能以后他永不再出现；让他进来吧，我今天晚上可有罪受，要把一切重新再收拾。

他见我面有难色，问道：“是不是今天不方便？那我下星期再来也可以。”

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他把一切工具都用车子推上楼来了，好吧，算我倒楣，还是让他进来吧。

他看见客厅饭厅都布置得整整齐齐的，便说：“今天请客？”

我说：“不是，今天不请客，明天请客。”

他说：“那绝对没有问题，我先油漆饭厅，下午，就完工。下星期油漆客厅。你放心好了。”

我无可奈何：“好吧，让我拿布把家具盖一盖。”

他说：“你不用操心，我来做。”

我说：“我的理发师在等我，一切交给你去布置了。”

在家帮忙的人大吃一惊，她说：“他今天来油漆，怎么可以？”

我说：“将就一点吧，他说下午可以完工，我们晚间再来收拾一下。你给他咖啡和点心吧。”

我若迟到，我的理发师可能又会啰唆了。

我走出门时，油漆匠吹着口哨，开始工作。

我生于牛年，真像一头牛，做事就比较着重条理，最不喜欢